宁波日报 NINGBO DAILY
B1-B4 四明周刊
策划/王存政 毕延斌 执行/汤丹文 龚红雅 首席编辑/叶向群 统筹/张绘薇 吕君 顾一伟

东海蓝湾的鲜2度

汤丹文

感受咸祥之“鲜”，从保安老潘开始。

老潘虽是保安，但烧得一手好菜，三时八节也变身乡村专业厨师。有一天，他置办了一桌以咸祥小海鲜为主的菜肴，客人晚到了半个小时，被他数落了一顿：“这么晚来，这‘下饭’鲜度也没有了。”听说这件事后，我大概明白了，咸祥小海鲜的鲜度是以分分钟来计的。

后来，碰到报社同事、摄影记者老胡，他是咸祥的女婿，一个月有好几次要去咸祥菜场买菜。据说，咸祥清明时节的乌鲗鱼价格是被他久远前的报道“炒”上去的。清明前后，泅游到象山港的乌鲗鱼叫“川鸟”，肉质特别丰腴鲜美。

翻开老胡十多年前的报道，也印证了这里的海鲜鲜度以时间计并引起价格的起落。在那篇文章里，他引用了鱼贩的一句话：“乌鲗鱼每天都会有四五个价，也说不准该在什么时候批发收益最大，原则只有一个，见好就收。”

因为鲜度和上市量，咸祥海水产品价格一天内像炒股票一样起起伏伏，这让咸祥菜场名声在外。我八十多岁的老爸老妈也是“咸菜粉”。有一天，打电话遍寻两位不着，下午才联系上，方才得知老两口一大早乘着620路公交去咸祥买菜了。老人节省，跑了这么远路，海鲜只买了几斤活皮虾，价格也比市区的贵。但即便到了晚上吃，鲜度也是“一只鼎”，名不虚传。

许多咸祥的海鲜是渔民当天捕捞，当天上市，透骨新鲜。咸祥人说，咸祥的菜价是按字波资深老年“买法烧”们搞上去的，话虽有点夸张，但也足证咸祥“一日”海鲜的吸引力。

这次去咸祥，菜场是我必去的“膜拜”之地。虽然刚刚开油，又逢“云雀”合风将来未来之时，但这里海鲜的品种之多还是让人惊讶。咸祥人称呼海鲜的“花头”很透，像一种小鲳鱼叫“白边”，一种光闪闪的带鱼称“小眼睛”带鱼。虽然小，但这些才是咸祥人招待懂行贵客的佳肴。

咸祥有句老话：上山一蓬烟，下海一厨鲜。这把咸祥的海鲜“自信”豪迈到了极点。咸祥人还很讲究，总结归纳出当地每月一鲜：“一月鳐鱼，二月绿杂，三月蛏子乌贼香，四月马鲛鱼，五月三暴咸鲳鱼，六月弹涂鱼，七月鲐鱼，八月梭子蟹，青蟹和泥螺，九月望潮，十月鲁降是带鱼，十一月海鳗，十二月红膏炝蟹。”抄录于此，我已是口水直流了。

为了鲜，咸祥人也无所不用其极。咸祥菜场养活水产用的都是海水，每天有10吨海水被从海边运到菜场，这在宁波菜场中绝无仅有。“剿灭海水晶，还海鲜天然鲜美”，许多咸祥的餐饮商家也签署了由镇政府倡议的无海水晶承诺书，为的就是确保咸祥海鲜的原汁原味。

咸祥海鲜之鲜，自然与这片海有关，如同混血的孩子大抵漂亮，咸祥的海域是咸水与淡水交融之处，又处于狭长的半封闭型海湾，海水咸淡度比上下游差2度左右，于是，咸祥的海鲜特别鲜美，而且月月有不同品种。

这次，我们有幸参观了位于咸祥的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科技创新基地。市级水产新品种育种基地选址于此，自然与这里优异的水生环境有关。参观后我们才得知，以前我们吃的养殖黄鱼其实都是福建品种，只有这里培育出“甬衢一号”后，我们才吃到了真正浙江本地养殖的黄鱼。而正在基地培育的文蛤“万里红”、缢蛏“甬乐一号”等新品种也将让“嗜腥如命”的宁波人大饱口福。可以想见，过不了多久，咸祥就会成为许多海鲜新品的原产地。从这点而言，咸祥的海洋生态更值得呵护。

今年夏天，寻找宁波的“蓝海”成了市民热议的话题。咸祥人自豪地宣布，我们这里是离市区最近的“蓝海”，而且是“纯天然、不添加”。一年365天，咸祥的海水约200天是蓝的，夏天蓝天碧海的情况更为普遍。这当然因为咸祥的地理位置——象山港港湾属于外海区，海水是溢进来的，而非冲刷型。大潮来临时，水会有些浑；但是等到小潮，海水静了下来，泥沙沉淀，就成了蓝色的海。咸祥位于勾子状的象山港的“底部”，这里的海水更“沉稳”。

咸祥人把这片蓝海的区域定为：东至大嵩江入海口、西至鹰龙山嘴的象山港海域。据说，将来这里某个地方也会出现碧海细沙的热带风情画面，但咸祥人现在秘而不宣。

徜徉在咸祥的海边，我更多地感受到这片“蓝海”其实是咸祥优越的山海生态——海鲜之鲜、海水之蓝，只是它最具特色的表征而已。

当我们爬上咸祥的黄孟宗山，看到漫山遍野的杨梅树——这里的东魁杨梅是咸祥的“招牌”水果，个大味鲜。我们鸟瞰了象山港大桥的全景，这里的杨梅、野莓、枇杷想必“望”得到海吧。咸祥人说，这里属海洋性气候，气温也比市区低2℃，日照时间相对较长，虽然水果成熟得比其他地方晚一些，但特别好吃。这是咸祥的水果之鲜。

“闻钟观晨曦，碧海钓鱼虾；餐食活海鲜，枕波闻海吟”，在南头渔村，宁波最洁净的村庄，民宿农家乐风生水起，徐欣客栈、南港食府等等民宿，充满浓烈的渔村风情。甚至在南港食府四楼的露台，我远眺到了大海和大桥，可谓风景这边独好。这是咸祥的农家之乐。

我们来到南头渔村正当下午，这里的户外基地正在举行一家银行团队的拓展训练，有上百人参与。一问，才知南头渔村竟是宁波最大的拓展训练基地。这是咸祥的动感之美。

春季的咸祥“鲛”游节，秋季的渔柳会，这个蓝色海湾小镇盛邀各方宾朋走芦浦古道，探横山烽火台，也可以登高来到金山公园，一览象山港大桥全貌和蓝色海湾的日出落。这是咸祥的节日之欢。

如今，咸祥已打出了鲜2°品牌——以海水咸度的2°差、气温2℃差和与上海这一游客目标地的纬度2°差等组成咸祥独特的全域旅游概念。东海蓝湾、鲜美咸祥，让人大赞！

象山港海域是离市区最近的“蓝海” （胡龙召 摄）

沧海桑田 祥瑞咸集

《日出点烟》 （华立君 摄）

走进咸祥 放歌新时代

编者按

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今天，本报《四明周刊》推出《放歌新时代 走进咸祥》专版，旨在以文学创作的手法，反映我市农村在乡村振兴之路中的生动实践。

不久前，鄞州区咸祥镇被评为我市十大美丽乡镇之一。为了乡村振兴，咸祥镇在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繁荣兴盛农村文化，焕发乡风文明新气象等方面有不少值得借鉴的地方。这也是我们组织作家和本报采编人员深入咸祥，把笔触伸向“东海蓝湾 鲜美咸祥”的重要原因。

今后，我们将继续在副刊这一阵地，讲好我市基层各方面在改革开放中的生动故事，放歌我们这个新时代。

西宅：滩涂上的洁美村庄

叶向群

鄞州咸祥所在的大嵩区域，原来是一片海涂，一个盐场。清嘉庆年间，盐场之名才雅化为“咸祥”。千百年来，大嵩人民经过百余次围塘造田，垦涂拓荒，终于在象山港北岸整治出一个近65平方公里的滨海平原，将7万亩滩涂改造成连片的沃野、乐土。

西宅村是咸祥镇17个行政村之一，全村现有居民421户，人口1021人。村民主姓朱，宋绍熙四年从苏州迁入咸祥。

——据《鄞东重镇咸祥》

去宁波周边的乡村游玩，总能体会到这些小镇、小村的岁月静好，总会有同行者萌生掠美之心：要是在这里拥有一套宅子就好了，节假日来度个假，人稀景美，蔬鲜果香，连呼吸的空气都是甜的。

有人或许会把这种念头归结为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说”，但当我第一眼见到咸祥河边这个叫西宅的村子，还是被它的美摄了心魂。

咸祥河宽如一条碧带，逶迤流过西宅，把村子隔成新旧两半。依河而筑的民居是那种未经规整的错落有致。踩在彩色柏油铺就的墨绿色主干道上，仿佛进入童话的世界。村道两侧，花箱林立，轮紫嫣红。沿途每一户人家，粉白的墙面绘上了精美图案，或水墨风景，或人物故事，凑近一看，不少还是凹凸有致的浮雕。一旁的河堤凌空架设了木栈道，人在道上跑，犹如水上飞。

2018年某个夏日，一位诗人偶然路过这个籍籍无名的村庄，触景生情，随口吟出一串诗句：

何必再去寻找传说中的桃花源
生活的琼浆早在这里氤氲酿成
菜地 荷花 豆棚 花架
炊烟 粉墙 小径 人家
有时候，人生就是
一首田园诗
一曲无弦琴
一句陶渊明

如果咸祥河有记忆，一定记得村子当年的模样；蚊蝇乱飞，污水四溢，臭气熏天；村道坑洼，垃圾遍地。一些上年纪的咸祥人，如今仍然会背一首自嘲式的顺口溜：“天下十八省，腻腥（土语‘肮脏’之意）数咸祥，泥猪奔商场……”猪怎么会奔商场？据说咸祥的猪向来不是老老实实待在猪圈，而是随意放养，它们大摇大摆、昂首阔步的模样，倒也成为当年咸祥街头奇特景观。

今年66岁的邵筱英，40多年前从外村嫁到西宅，看够了遍地的猪粪鸡屎、瓜皮果壳，与蚊子、苍蝇进行着旷日持久的较量。有天傍晚，邵筱英抬头发现家中悬挂饭篮筲箕的那根白色电线上，密密麻麻停满了绿头苍蝇。邵筱英顿时心火上头，她和老公跟手脚趋近目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一只大尼龙袋把苍蝇们一网打尽。夫妻俩转身来到河埠头，将苍蝇处以“溺刑”。淹死的苍蝇可以装满一酒杯。“邵筱英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1986年，村里分配宅基地，我老公手气不好，摇纸头（抓阄）摇到烂泥路边的一块地。”楼屋造好，本以为可以过上舒心日子，不料拖拉机整天在屋边“突突”轰鸣，晴天尘埃飞扬，雨天泥浆四溅。“桌子上的灰尘厚得可以写字。落雨天玻璃窗全是烂污泥，怎么收拾也弄勿清爽……”

长年以来，邵筱英以一名女子的爱美之心与肮脏的环境进行着不懈的战斗。然而，这场“一个人的战争”终究因为势单力薄，屡战屡败。于是，她除了祥林嫂式的哀叹，只能责怪命运把她抛到了“乡村”这个地方。

邵筱英在脱层厂打工，丈夫开运输车，谋生虽然不易，小两口的日子还算过得顺心。村子的脏，成为她最大的“痛”，成为结在她心头怎么也抹不净的一张蜘蛛网。

如果咸祥河有记忆，西宅的“脱胎换骨”，肇始于咸祥镇的小城镇建设和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西宅是咸祥的核心镇区村，自从高速公路开通后，它的地位就由后花园变成了南大门。2011年，西宅村基本完成第一期154亩土地征收工作，去年，住宅小区“观海府”一期工程完工，村民陆续搬进了新居。目前第二轮约200亩的土地征收工作也已完成，小城镇建设正在有力推进中。

如果说新城镇建设是在一张白纸上描绘蓝图，那么，旧村改造则是“戴着镣铐跳舞”。

2014年起，西宅村花两年时间建设全村主干道，把原先坑坑洼洼的泥石路改造成光滑的水泥路。紧接着，整治弱电管线，把盘踞在村子上空的电线“蜘蛛网”统一收编，埋到主干道下面。最难啃的“骨头”是消除村道两侧、房前屋后的乱堆乱放现象。而处理生活污水，也是当务之急。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乡镇企业兴起、养殖业兴旺，咸祥河两岸生产、生活污水直排河中，加上咸祥河上下游都有碶闸控制，水体流动性差，养育了咸祥人民近300年的这条母亲河，水质已成为让人摇头的劣Ⅴ类。

2017年3月，咸祥镇吹响了保护母亲河、剿灭劣Ⅴ类的号角。

然而，居民的卫生习惯、环保意识，又岂能一朝一夕得到改变？

旧村理设排污管道，危及房屋安全，如何拿出万全之策？

上级党委认为，西宅村迫切需要一个团结协作、甘于奉献的领导班子，需要一位路实能干的“领头羊”。

在村民的呼吁声中，共产党员朱勇被推上了前台。

现年41岁的朱勇长得敦厚、健壮，虽然不善言辞，笑容却总是挂在嘴边。朱勇是土生土长的咸祥人，父亲本世纪初开了家服装厂，朱勇成年之后，继承这份家业，把企业办得红红火火。

2012年7月，老支书因故退岗，镇领导找朱勇谈话，要求他接班。朱勇摇摇头，说，厂子里业务忙着呢。镇领导说，你办过企业，见过世面，村里建设小城镇、整治环境，需要能人，你是党员咋能推辞呢？朱勇沉默片刻，点头答应了下来。

2013年10月，西宅村领导班子换届，朱勇高票当选村党支部书记。

源头治理、截污纳管、活水调度，是治理咸祥河的三大招数，朱勇带领村干部积极配合上级城建、环保等部门，耐心做好沿河家家户户的政策处理工作。旧村民居密集，为避免理设排污管动摇住宅地基，他们就在河岸上方架设纳污管，收纳各家排出的生活污水，最终集中引入滨海污水处理站。纳污管道暴露在外有碍观瞻，镇村两级又本着广益，在管道上铺设了一条2.5公里长的木栈道，既美化了河岸景观，又为村民提供了休闲、运动的健步道。与木栈道配套的是花箱、路灯、垃圾桶、座椅；与木栈道呼应的是散发着浓浓艺术气息的墙绘：咸祥河两侧250间房屋的立面经过粉刷，点缀了“河风轻抚”“水岸人家”“活力咸祥”“民俗风情”4类主题墙绘。

“阿勇书记上任这几年，西宅村的变化可大了。”邵筱英亲切地称朱勇为“阿勇书记”。“现在村里已基本达到污水零排放。阿勇书记又和村干部挨家挨户宣传垃圾分类的好处。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硬纸板、玻璃、塑料瓶、金属等等，能废物利用的，属于可回收垃圾；果皮、菜叶、剩菜剩饭，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东西，那叫不可回收垃圾。”

据西宅村妇女主任胡凯琳介绍，从2017年10月开始实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免费给每户家庭配置了4只分类垃圾桶，村保洁员每天及时清运。近期，村里正打算在每家门口张贴二维码，并建立一支卫生志愿者队伍，“每家的垃圾分类是否落实，还要靠督查。”

去年，西宅村被评为宁波市文明村和区级“最洁美村庄”。

家住咸球路20号的朱德本，今年78岁，先后当过大嵩区校、咸祥镇中学老师。他的家，紧挨咸祥河，与200多岁的西宅桥仅一步之遥。由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朱大爷的家门口如今已然成为全村最具诗情画意的一处“胜景”。临街墙面上一对精美的童男童女浮雕，出自省级非遗传承人朱英度之手。门前一块二三十平方米的绿草坪上，摆放着休闲摇椅；一旁两口大瓷缸里，硕大的荷叶迎风摇曳。见游人面对自家庭院前一丛丛奇花奇草流连忘返，朱大爷得意地掏出手机，用百度的拍照识图功能，对准花木不时地“咔嚓”一下，然后如数家珍地向大家介绍：那叫龙血树，这是蓝湖柏，花朵开得最妍艳的那一棵叫作倒挂金钟，学名灯笼花……

朱大爷告诉我，这里原先是块空地，村民的自行车、电动车、汽车无序停放。村里的新农村建设把这个凌乱停车场打造成了美丽的花园。大爷看在眼里，感念在心，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烧上一壶热茶，免费提供给前来休憩的村民和游客。

原先对居住环境“深恶痛绝”的邵筱英，屋边的那条烂泥路早已变成一尘不染的柏油路。自从村里清理路边乱堆乱放的杂物之后，邵大姐觉得路面一下子变宽了。天生喜欢整洁的她，如今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赋闲在家的她偶尔做些缝纫活，大把的时间花在莳花弄草上。她家大理石铺就的天井里，一派花团锦簇，煞是诱人。看到好看的花卉，邵大姐自己动手扦插。“嘿，和以前相比，现在才像做人的样子，”她感慨地笑了，“每次亲戚来我家做客，游客经过我们村庄，总能听到他们发自肺腑的赞美声，我心里真的蛮自豪呢。”

同样感到“做人交关开心”的还有住在咸球路15号的王秀珍。王大姐今年61岁，是村里著名的广场舞高手，听说带出了一群徒弟。说起爱上跳舞的原因，王大姐的“逻辑”特别有意思：村里环境漂亮了，人就开心，人一开心就开始注重养生。西宅村拥有咸祥镇上最大的西宅公园，每天早晚全是跳广场舞、交谊舞，打太兰拳、羽毛球的村民。“光是跳广场舞的就有100多人，外蒸、里蒸、球山等邻村村民都是开着电动车过来呢。”

如果咸祥河有感知，它就会明白，自己还远远称不上完美。

近些年，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特别是“五水共治”的有力推进，大批河流得到了有效整治。然而不少河道在驳岸施工时，往往采用砖石灌浆和混凝土预制板等建成硬质堤岸护坡，如此驳岸虽然稳定性好、抗冲刷，但它将水陆截然分开，渗透性差，阻碍了水土交换，水生植物往往不能很好地生长，鱼虾的繁衍空间受限，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从而影响到了景观的生态效应。

镇里有干部坦言，近些年通过重新驳岸、河床清淤、打捞水面杂物、种植水生植物等措施，水质明显趋好。但尚未达到人们期待的效果。“我从小是咸祥河里泡大的，当年河水可清啦，手伸进石缝，一抓就是一把蛳螺。”朱德本大爷说。

一千多年前，咸祥先民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围塘造田，从滩涂上建起了自己的家园；

290年前，一位名叫杨鹗的热血男子，从陕西老家千里迢迢来到鄞县，他在任鄞县县令的两年时间里，情寄百姓疾苦，呕心沥血兴修水利，最终以36岁的年轻生命累倒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

南宋大臣、文学家楼钥，明州鄞县人。他曾经写过一首《顷游龙井》，其中一句是：

“水真绿净不可嗟，鱼若空行无所依。”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描写水的清澈明净，这是最具想象力的诗句。

“剃头匠”的书法梦

天涯

舒王祥在咸祥街头开了多年理发店，是个不折不扣的“剃头匠”，可有一天，他突然迷上了书法，买来一大堆笔墨纸砚，闷头练了起来。刚开始，有顾客时理发，没顾客时练字。后来痴迷日深，有顾客上门，他先请人家等一等，非要把字写好，才放下毛笔，拿起剃头刀。时间一久，这生意自然大受影响，可他不在乎。他甚至不希望有顾客上门，免得打断了他“迷醉”。

出生于1965年的舒王祥是咸祥镇芦浦村人，那是个山清水秀的偏僻之地。因患小儿麻痹症，舒王祥的一条腿稍有缺陷，影响干农活，于是16岁那年就去奉化拜师学艺，掌握了理发这门可以养家糊口的技术。上世纪80年代末，由于芦浦小学被撤，为了孩子读书，他就带着妻儿搬到咸祥镇上，在老街租下一间小小的店面，开起了理发店。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剃头匠”舒王祥的小日子过得很惬意，除了理发，平时有空就去钓钓鱼，玩玩小麻将，儿子在外地已成家立业，家里他说了算，没什么可操心的事，舒王祥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过下去，岁月静好，生活波澜不惊。

直到2014年的某一天，舒王祥在一个朋友家里看到一幅挂在墙上的书法作品，上面写着“天道酬勤”。舒王祥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半天，脑海里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个念头：这字我也可以写。

所谓一念生，缘起。

舒王祥与书法的缘，就在那一刻结上了。

当这个想法闪过时，舒王祥自己也吓了一跳。不过，他一向是个行动派，既然想了，那就去做，行不行练了再说。

就这样，舒王祥在自己的理发店里摆了一张专门用来练字的桌子，开始练起字了。本来就是零基础，所以也不怕别人笑话。来理发店的基本上是老顾客，大家见他一个剃头的竟然写起了毛笔字，感觉很新奇，于是这个进来说怎么写，那个站在边上指指点点。有人见舒王祥对书法这么有兴趣，就建议他去拜个老师，正儿八经学一下。

舒王祥觉得这是个好主意，自己一个人瞎练也不是办法。他想到了一个人，大嵩书画院院长朱文初。

大嵩书画院前身是“嵩江书社”，成立于1990年，由卢世标、林祖平、童元君、杜能干、卢小东等人创办。多年来一直坚持“寄情翰墨，以书会友”的办社宗旨，是大嵩地区书法爱好者切磋书艺的地方，目前已有会员100名。这些年来，会员们的作品在全国、省、市、区屡屡获奖。

舒王祥去书画院找朱文初院长，提出想拜师学艺。朱院长一口答应。

从那以后，朱院长有空就到舒王祥的理发店来，指导他如何运笔，如何临帖、读帖。舒王祥很用功，除了理发，就是练字。有时候手握剃刀给人理发，脑子里却想着那个字该怎么写。

由于文化基础差，舒王祥很多字不认识，更不用说意思了。一首28个字的古诗，有三分之一的字是陌生的，他就蹙心向别人请教，死记硬背。从开始稀里糊涂地临帖模仿到思考着去读帖，理解字的间架结构，从简体到繁体，他的书法进步非常快。

几个月后，朱院长见舒王祥是个可造之才，人又聪明、热心，就邀请他到书画院来当秘书长。说书画院成员多为老年人，很需要一位像他这样年富力强的人来做很多项活动，没有工资，当义工，问舒王祥愿不愿意？

舒王祥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一来他是真的爱好书法；二则他在学习书法过程中接触到各位老师，发现这个圈子氛围很好，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愉快。他很愿意为这个团队做点事情。

没多久，舒王祥干脆把理发店关了，一心一意做好书画院的工作。而他自己，更是着了魔似的练字，白天整日握着笔，晚上睡不着就起来继续练，按他的说法，人都是要面子的，既然当了这个秘书长，那这字至少能像得出去才行。

舒王祥刚开始学习书法，也走过不少弯路，今天练这种字体，明天看那个字好看又换一种，反而四不像。后来，他就认准赵孟頫赵体来练，再加上有名师指导，很有成效。

舒王祥从一个“剃头匠”华丽转身为大嵩书画院的“舒秘书长”，认识他的人都很纳闷，感觉他像是换了一个人，有的甚至怀疑他的书法水平。可舒王祥硬是靠一手好字，赢得了别人一声“舒秘书”的尊称。

舒王祥说，这种尊重不是多少钱可以买来的。书法，给了他现实的尊严和精神上从未有过的满足感。

这是一个草根在民间艺术世界里的收获，在咸祥，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因为这是一片滋养草根的沃土。你若受书法，就可到大嵩书画院来，这里不但免费提供纸墨，还有书法老师义务给你指导。由此，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一个小镇为什么会涌现出嵩江越剧团、嵩江民间音乐社、嵩江戏迷社、小友友大提琴社团等一大批民间文艺团队了。

咸祥归去来（组诗）

王存政

你就是我梦中的模样

你就是我梦中的模样。东边是海，
有优美的海岸线，浪花飞溅。

你就是我梦中的模样。西边是山，
有茂密的毛竹林，古道绵延。

海之滨、江之岸、蓝之深、绿之浅，
你就是我梦中的模样——
被海风轻抚的，
被山泉滋润的，
静美的、清澈的、丰硕的、奔放的……
每一片树叶，每一缕阳光，
都虔敬地滋生信仰；
哪怕只看了你一眼、唤了你一声，
都能感受到祝福的重量。

碧水成醇，草木藏浆，
天圆地方，万物和祥。
——你就是我梦中的模样，
因为，你的名字叫咸祥！

在黄孟宗山顶看海

从咸祥中路出发，走沿海中线，
南头、大碶面、里蔡、外蔡，
汽车掠过一座座村落，七绕八拐，
我们攀上黄孟宗山顶，看海；

当我看到翱翔的凤头燕鸥的时候，
我看到了漂泊海上的渔夫、商贾；
当我看到盘池山岛的时候，
我看到了灯塔、风暴潮；
当我看到弯曲的海岸线的时候，
我看到了装满祝福的出发和忽切的归来……

水蓝、石蓝、鲛蓝、幽蓝……
柔软、良善、宽展、豪迈……
碎浪叠翠，海天一线，
我看到月亮接着潮水升起来。

——此刻我祈望黄孟宗山是望夫石，
我是渔家媳妇站在望夫石上，
穿一身洗净的家常衣裳，素面向海，
不论脚下波涛倾延还是巨浪澎湃，
都如岁月一般安静，
我只愿站成这山海之间
最深的痛和爱。

天地生态农庄的荷花

月色如梦，
如梦的伊甸园，
伊甸园里悄悄晃动的荷塘，
荷塘上面漫漶的荷叶，
荷叶田田，含苞的花蕾摇着星光。

有徐徐的风，
徐徐的思绪，
有遥远的歌声，
隐约的芳香，
幽婉、复妙、温润、忧伤……

一晚上静享清水素心，
一晚上如在云间梦乡，
一晚上细数
一瓣、一瓣、一瓣、一瓣
一瓣一瓣荷花开放。

小鱼苗一直在飞行

在创智蓝湾的繁育池里，
小鱼苗一直在飞行，
它们一刻不停。

真希望它们能在二十分钟内长大，
我的眼睛一眨不眨；
——从容、优雅、执着、自信，
小鱼苗一直在飞行。

后来我累了，
转头看那些仪器、数据，看高天流云。
繁育池里天使般的小鱼苗啊，
一直在飞行，
一直在飞行，
仿佛无际无涯，
那么憔悴，那么恬静，那么轻盈……

在滩涂养殖基地想起童年

我跟小伙伴们上海涂的时候，
还不到十岁；
撒延子、捉黄鳝、捞蛤蜊、摸香螺，
顶着一月的寒风，
淋着八月的骤雨，
受的那份苦……

——每当我和年轻人说到这里，
他们就笑起来：
大叔哎，
你拿福指数不要太高，
天天能吃鲜2度的热气饮……

——每当年轻人和我说到这里，
我就陷入沉默：
我一直记得，
当年，前胸贴后背的饥饿。

生长在海边的人，
最知道生活的咸淡苦乐。

特别适宜居住的地方

东至咸祥中路，
南至纬八路，
西至规划道路，
北至S310省道，
土地用途为商住。
一家房产公司，
以每平方米2600元拿下这块地。

——我一边指手画脚，
一边抓起一只螺蛳，
像规划师、又像大公司高管一样，
对阿琇、老叶和朝大师说：
这儿有山有海，有树有鸟，
有梅童鱼、小眼睛带鱼还有渔棉会，
距离宁波不到50公里。
就在此地买一套养老的房子吧！

（其实我的日子像流水一样颠沛流离，
我的银行卡里只有蓝涩的零钱，
却对咸祥一见钟情，心心念念。）

大家伙们笑道：
螺蛳壳里的肉，顶鲜！

西宅村风光 （胡龙召 摄）

出租房里飞扬的“巴赫”

碧水

三年前，在法国贝桑松听乡村音乐会，我想起了马友友；三年后，在咸祥镇看“小友友”们演奏，我想起了邵场异国音乐会。让我产生联想的是大提琴，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我欣赏到同一种乐器演奏的同一首《乡村舞曲》。那优雅而奔放的旋律，那轻松而欢快的笑脸，令我心生感动。

说到大提琴，很多人会联想到马友友。而就在这位举世闻名的大提琴家的故乡——鄞州咸祥，有一支因他而生的“小友友大提琴社团”。说起“小友友”，我就会想到一名来自广西的女孩，她叫毛钰锫。

数年前，毛钰锫随父母从广西来到咸祥镇，爸爸妈妈在镇上打工。4年前的一个春日，母亲接到一个陌生电话，陌生人告诉她，她的女儿毛钰锫被小友友大提琴社团录取了。母亲一时惊喜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是外乡人，竟能会有当地人一样的待遇！这一天，住在球山村一间出租房里的毛家夫妇与他们的儿子，出神地听女儿讲述起“小友友”的故事。

镇政府通过当地中小学、幼儿园学生自荐和老师推荐，物色100名学生，从中遴选出20人，组建一支大提琴乐团。“筛选的过程好像《中国好声音》，我和同学紧张地站在幕布后面、评委老师背靠幕布，听我们模唱选段，问了有关音律、节奏方面的常识……”通过三轮筛选，毛钰锫脱颖而出。

听完女儿的讲述，母亲心潮起伏。“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如今女儿能在这个政府搭建的平台上学习技艺，真是天大的喜事啊。毛钰锫是名小学三年级女生，虽喜欢唱歌，也获得过校十佳歌手的称号，可是大提琴，她连摸都没摸过呢。

宁波老话：暴吃慢头三口生。毛钰锫初学大提琴，一手抱提琴，一手执琴弓，拉琴的手指怎么也不听使唤，弓一挨琴，那五线谱就像小河里的蝌蚪开始游荡，拉出来的琴声比锯木头的声音还要硬……毛钰锫深感自卑，她羡慕拉得好的同学，偷偷看他们拉琴，可又看不明白。无奈，在学校旁工作的父亲当起了女儿的陪练。可父亲只懂无线电，身上没有多少音乐细胞，再加上每星期有两个下午的琴课，老是请假当陪练，父亲也力不从心。不得已，只好把陪练的任务移交给母亲。

每次，母亲骑电动车带着四岁儿子来学校陪练，她用手机录下老师传授的一招一式。不久，母亲给女儿立下规矩：双休日必须练琴6个小时，平日2个小时。

和谐的音乐听着是种享受，不协调的则是噪音。初学的头个暑假，毛钰锫学拉《大红枣儿送亲人》练习曲。农家小屋隔音差，一天6个小时的练习，锯木头似的噪音传到隔壁，邻居实在忍受不了，向毛钰锫母亲提出了交涉。母亲理解人家的心情，这声音实在难听，便把家从球山村搬到了咸六村的居民区。

通过勤学苦练，钰锫拉琴的手不再僵硬，她与琴渐渐相通，左邻右舍再没有对毛钰锫的琴声提出“抗议”了。

随着钰锫长大，学校配备的四分之二成人琴必须要换成四分之四成人琴，而换一把琴得花掉母亲一年的收入。母亲一咬牙，换了。钰锫加入小友友乐团四年来，给毛家带来惊喜不断：“小友友”去杭州参加浙江省器乐合奏大赛啦，“小友友”在鄞州、宁波、省里获奖啦；马友友先生给“小友友”们写来贺信啦；“小友友”与美国青少年交响乐团结对啦；团友沈飞洋考入浙江音乐学院附中啦；乐团聘请到台湾教授，从此“小友友”有两位专业教师啦……在诸多惊喜中，毛钰锫妈妈觉得其中两个分量最重：一是去年在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办的上海青少年大提琴比赛中，毛钰锫独奏的C大调协奏曲（第一乐章）获得几童丙组二等奖，此为个人奖项，曲目又是钰锫自练的克林格尔名曲；另一个是今年春节，全家回广西老家过年，毛钰锫与家乡演员一起向父老乡亲演奏戈尔特曼的第四协奏曲（第三乐章），博得乡亲们啧啧称赞。

在毛钰锫家里，我再次欣赏了毛钰锫独奏的G大调大提琴无伴奏组前奏曲。若不是身临其境，怎能想到家徒四壁的出租房里会飞扬起巴赫的大提琴名曲。钰锫只是小友友乐团二十个成员的一员，但一点点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咸祥的“小友友”令我惊喜。